



采花  
◎李斌

## 雷

◎孙忠利

我深知  
阴阳相厚  
时间久了是个什么结果

所谓,阴阳大先生  
始于它的收声

我清楚自己  
曾经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 
但,从来没有故意猛烈毁谤过  
谁

天气苦热  
实在撑不下去

我就腾起来,容易与云私奔  
这是真的

特别渴望头顶上有一种声音,  
听到之后  
能让我一个人端坐好闭着眼睛  
追随那个东西往上升

紫琅  
诗会

## 盲人李龙俊:用文学点亮心灯

◎袁金泉

诗人顾城说,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!

盲人推拿师李龙俊,在推拿工作之余,2023年开始尝试着写作,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,先后创作了《非洲往事之小Q》《非洲往事之监狱三日游》《穿行在非洲州际公路》《非洲的城市交通》《盲人故事》《芜湖盲校学习季》《外地媳妇》等一系列散文作品。他通过写作在黑暗中寻找生活的光亮。

李龙俊,是不幸的,大学毕业闯荡非洲,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后,却在一次车祸中双眼失明,不得不回国,放弃了自己原来红火的生意;但他又是幸运的,回国后,得到了党委政府的关心,在残联等部门的帮助下,开设了推拿馆,并在双甸中学老师吴小勤的鼓励和引导下,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,记录下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所思所想所悟,在茫茫黑夜点亮了一盏前行的航灯。

李龙俊的散文给人的总体感觉是,主题鲜明,行文流畅,文笔清新,叙述清晰,层次分明,饱含真情实感,读后令人震撼,直达心灵,激荡灵魂。

他的散文画面感很强,具备立体式呈现。《穿行在非洲州际公路》这篇散文,讲述了李龙俊先生在纳米比亚穿行洲际公路的一次经历。他写道:隔离栅栏内,公路两旁的灌木都被清除掉了,只剩下一茬又一茬在雨季更加繁密茂盛的野草,偶尔会有一只羽毛鲜亮的野鸡从草丛中蹦出来。读这样的文字,犹如在

欣赏一场绝妙的电影。

他的散文有浪漫主义色彩,想象力丰富。比如《穿行在非洲州际公路》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:在稍微有点坡度的道路上,汽车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,视野里失去了前方的道路,只有一片蓝天和白云,白云触手可及,那一瞬间有一种错觉,感觉自己正驾驶着汽车在广阔的天空里自由地飞翔。不由得让人想起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中,杰克与露丝站在船头张开双臂飞翔的经典场景,画面唯美,令人心动。

他的散文描写细腻,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《非洲往事之小Q》,写了李龙俊先生与收养小狗小Q之间相处以及后来离别的感人故事。文中他们夫妇俩领回小狗的喜悦之情,跃然纸上:爱人第一眼看到我怀里的小家伙,眼睛里就再没其他东西了,一把从我怀里夺走,抱在怀里,一副比儿子还亲的傻模样儿!女人的心总是容易被这些小精灵融化俘虏!我们给小家伙取名小Q。非洲之父史怀哲说过,当悲悯之心能够不只针对人类,而能扩大涵盖一切万物生命时,才能到达最恢宏深邃的人性光辉。李龙俊先生做到了。

他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,笑对人生。第一眼看到《非洲往事之监狱三日游》这个题目时,以为是李龙俊先生写游览非洲监狱的一篇散记,但读完这篇文章后才知道,原来是李龙俊夫妇因护照问题,被当局关进监狱三日。而李龙俊先生回忆往事撰写这篇文章时,没有埋怨遭

遇了不公待遇,而是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,用了“三日游”这样积极向上的标题,写出了他面对挫折的乐观态度,笑对人生。

他的文字充满真情实感,感恩之情跃然纸上。在《盲人故事》《芜湖盲校学习季》《我的人生定位》中,讲述了眼睛受伤后,残联的关心,与盲人朋友之间的友情以及高中时期班主任的严厉教育、吴小勤老师的无私帮助等,情真意切,无不彰显李龙俊先生的博大胸怀和不向命运低头的远大抱负。特别在文末运用四字句:鱼儿摆尾,水草荡漾;雏鹰展翅,小舟扬帆;柳枝吐绿,春天不远。阐述自己的抱负,既有诗的韵味,又有歌的旋律,让我不由想起一代枭雄曹操那首脍炙人口的四字诗《龟虽寿》: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李龙俊先生正值壮年,盈缩之期,不但在天;养怡之福,可得永年。

法国文学家罗曼·罗兰说:“真的勇士无非是在看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它。”李龙俊先生就是这样的勇士。他在按摩的空闲时间里,用文学点亮自己前行的心灯,正如他在文中所说:毕飞宇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《推拿》给了我无穷的力量。我可以平淡,但不可以平庸!

诗人郭小川说,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。经历完这段黑暗之后,我们终将迎来光明。期待并祝福李龙俊先生,在文学力量的引领下,在黑暗中寻找光亮的梦想早日实现。

灯下  
海畔

## 眺远观心话狼山

◎兵新

说实话,狼山很小,海拔仅百十来米,满山翠绿,但在众多佛教名山里名气却很大。自唐朝开始,狼山为大势至菩萨道场至今,故列为“八小名山”之首,诸多“岳”字辈的名山都排在其后。狼山虽小,却是南通“五山”之首,五山矗立长江北岸,登山顶观长江,在天空晴朗之日,特别是百花齐放、满目翠绿时节,甚是养眼。

狼山是南通人必到之处,既视之为归宿,也当己为过客。狼山每日香客络绎不绝,大部分是游客兼香客,也有慕名而来的祈福者。一些摄影爱好者经常半夜登山,只求拍摄日出一瞬。也有运动爱好者以登山健身,或许对他们来讲,登狼山的运动量还不够,但不怕,在山下的滨江公园,他们可以在沿江跑道上过足瘾,并且有江涛拍岸相伴。

北宋淳化年间,州牧杨钧觉得狼山之名不雅,便改狼山为琅山,后又因山上的岩石多呈紫色,故后人又称之为紫琅山,南通市因而也得了“紫琅”这个雅致别称。但南通人认准了就叫“狼山”。满大街的,只要谈到那座山,大家“狼山,狼山”地脱口而出,从来不曾听到“紫琅”两个字。大概土生土长的南通人冥冥中不想断了历史的沉淀吧。

古往今来,狼山岿然不动,吸引了诸多文化名人的到访。宋代大书法家米元章游狼山,欣然命笔“第一山”;大文学家王安石游狼山后,发出“遨游半是江湖里,始觉今朝眼界开”的赞叹。余秋雨于1992年游狼山,《文化苦旅》中的《狼山脚下》一文是余秋雨游览狼山后的感想。2011年,泰斗级国画大师陈大章观赏了狼山风景,回京后专门绘画了狼山胜景图,并在画上题作了“碧落明珠耀江海,百波滟潏涤潮头”的经典诗句。而南通人范曾也作东汉到近代的十八位著名高僧的画像,壁印于广教寺释迦殿的三面墙上。

山不在高,而在登山者的视野。只此一座山,当我们不能远行,但可远眺,便觉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。相对保守的南通人,将与世无争的心态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融合在对狼山的感情上。南通乃鱼米之乡,自古背井离乡的不多,自然不需把狼山装进心里,但狼山又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,那么他们把它放在哪里呢?我想一定在骨子里。我想那一定是脊梁了。因此,南通的佛教徒们把大圣菩萨请到了他们心中的高地——狼山。天主教徒们将教堂建在狼山北麓,狼山圣母歌在抗战期间传唱大江南北。

而普通百姓也视狼山为风水宝地。在山脚和山腰,有鉴真东渡纪念馆、骆宾王衣冠冢、张謇墓——啬园。与骆墓并列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僚属金应和清《五山全志》编纂者刘南庐的墓。百姓们默默做的这一切,都是深思熟虑的决定。狼山是百姓心中最好的地方,他们把南通最好的地方送给了英雄们。